



華坤曰樂毅
毅傳令人嘆
生則聖為之
貴而流涕
云

按太史公
詳叙樂毅
入燕始末
蓋為毅他
日遺燕惠
王書張本
不坤曰毅仕
魏為使十
燕以燕客過
之不及報命
而遽而燕去
質鳥可乎
董份曰言齊
強以見樂毅
之功大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

樂羊以靈壽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

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

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

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

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

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

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

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

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

茅坤曰借乎
毅所說趙及
楚魏之說不
傳

茅坤曰毅往
以驍旅入燕
而連五國之
兵卒以破齊
者固其計畫
即以奇故嘗
以兵凌五國
而乘駭斷繁
故也

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索隱曰：囑音田。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索隱曰：地理志：昌國，齊郡。正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義曰：故昌城在濰州濰川縣東北。

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主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

場慎曰樂毅
報君書善夫
志王書亦自
委曲懇至足
以飾前非而
動衆志

摻勝曰必書
可以見疏昭
王與毅君臣
相與之際略
似蜀昭烈諸
言武侯書詞
明白洞見肺
腑
其恐侍御
不察先

使騎劫伐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判。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

句是
大指
中間多是
說以二句
意

按以自叙
所以事先
王之由

按毅不歸
功于已而
托以天之
道先王之
靈最是委
曲也

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比。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

技以叙先
王所以畜
臣之由
按以言毅
所以事燕
王之心
董份曰兩言
可幸無罪其
詞雖謙而意
難奪
按此言已
佐燕之有
董份曰見先
王之政可以
世守不宜初
死而遂背之
易得史令以
口取敗也

左右言請
者見大將老
不宜野

按以下自
白所以去
燕之由與
不取背燕
之意
按以明已
不輔趙以
攻燕以解
愚王之疑

按以叙已
所以通書
之意
陳仁子曰世
亦戰國詭詐
之士而已夫

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
臺大呂陳于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故鼎反乎磨室索隱曰燕
輪于齊今反入于磨室磨室亦官名戰國策作歷室也薊丘之植植于汶篁徐廣曰竹田
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自五伯以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董份曰言先王功先王以為慎於志索隱
音古篁反也按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即大學之慙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十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
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
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
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

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
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
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董份曰悽惋感惻
于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
敢出也按幸為利即所謂乘燕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繫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大國臣雖不佞索隱
佞猶不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
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
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
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
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
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

按室有語
句言室家
有事不可
人言以告
他人謂二
子當歸燕
不可謂也
也

茅坤曰漢高
帝心所羨事
孔子而下信
於樂毅兩人
而已

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
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
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
而士師不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
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
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
君取也樂聞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
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
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
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
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
北新城號曰華成君華
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為

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
賢師

茅坤曰樂臣
公以下太史
公以文為戰
死於樂氏特
明其世系而
已然亦太史
公好黃老本
方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
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
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
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
曹相國師楊慎曰樂毅傳及老子傳授
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黨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
將受空聞報書義士康既明君執問問乘繼將方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終

史記八十

茅坤曰兩人
為一傳中復
附趙奢已而
復綴以李牧
為四人傳須
詳太史公次
四人線索幾
知趙之與臣
矣
王維積曰廉
藺同傳而廉
尚勇有戰功
藺多智有口
力卒併保趙
也
兩人者相資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

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大

石，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

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

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

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王問何以知之。楊慎曰：當時趙君用人，猶如對曰：臣嘗有罪，竊

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

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

邵宗曰趙王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知秦之必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為誓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相如重矣璧不重矣璧不重矣相如死之重矣夫國勢之重輕下是傳是行也貞亦才哉

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璧而大相如是以上子敵也土則國隨之何璧有言匹夫无罪亦曰固无趙王知是庶几免夫茅坤曰到矣時非相如不能為其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插寫之神色

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許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

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

接三度字
文勢相應

何孟春曰蘭
相如爭趙璧
事氣蓋秦廷
而揚也山弗
是之謂古有
必皮幣珠玉
而不得危者

况一壁乎
趙何吝走時
宋輸女直金
帛多矣不知
又何益也
山與論豈其
未見靖康之
後事耶

按相如渾
池之公如
請秦王擊
鍾如召趙
御史書如

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韋昭曰九賓則

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

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相

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

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蘭

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

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閉至趙矣。

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

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

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

群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

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

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

文王十八年。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

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

二十。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

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

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

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

請咸陽為
詩一與
之相匹元
繼毫挫於
秦一時勇
敵之氣真
足以統秦
人之魄者
太史公每
於此等處
更著精神
太史公指
相如事即王
摩詰詩谷相
似

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
斝音秦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
於是相如前進，斝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斝。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斝。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斝。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
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
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
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
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

公卿曰以相
之賢何出
才官賢及使
虎狼之秦如
說嬰移顧雖
無頗者重趙
故也相如所
元豈下廉頗
或

抄以下錯
細相如庶
頗功業

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
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
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
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
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
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
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
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謂楚也。可以為鞞也。因賓客
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
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

史記卷八十二

按史傳只
叙相如完
擊擊二
事而無
始不加
叙數句
之極得
結輕重
法
按史起用
前例
叙趙奢事
後段亦折
之於秦
趙以附
趙見趙
之兆云

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按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伐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正義曰幾在相路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正義曰城在相州安後陽縣南因防水為名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按奢趙名將又括代頗趙敗幾亡故附入之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

趙奢曰迂之
不載馬見之
越奢傳其與
善也不亦隱
而彰乎

茅坤曰不飲
人諫者
中謹言也

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閉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

以不可持也趙王不
所固欲用
之遂使數
十人使于
秦秦欲于
下平之
而趙幾危
矣門信問
之害可勝
且哉

茅坤曰以下
廉頗本不當
入燕頗傳而
入燕以首以
趙將自奮而
下次復燕頗
上案用括上

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官也。大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也。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

死復用廉頗
上免復樂乘
上與頗走復
任李牧以趙
始末次第而
可以前廉頗
簡相如者而
人為一傳故
不及併入也
柯推祺曰：市
道交即為誰
所論趙市者
也。孟雲吐尚
翟公勸門長
平之吏移于
冠軍魏其之
客移于武安
汲卿廢而其
門益落任昉
逝而其後莫
恤古今交態
盡然不獨廉
頗也

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

按馬括像
髮老猶
堪一行與
廉頗意同

史記卷八十一

二十一

按與起亦
用前例

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楊慎曰令廉頗

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簡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

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

日幕府則莫當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

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

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

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

按約言曰李
牧日擊數牛
用銀王蓋之
如故及使地
亦如故約兵
法云守如外
女距如脫免
其其燕儿
茅坤曰張左
右兵訣之
最也

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

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發者十萬人。索隱曰發悉勒習戰。大縱

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止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

其殺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

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褴。襜褴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

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

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後七年秦破趙。殺

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

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蟻封李牧為

王應麟曰趙
使樂乘代廉
頗上怒攻樂

乘使趙葱類
宋代李牧也
不受命以非
為將之法崩
牧特戰而之
時耳易之師
日行險而順

坤曰小論
中不入牧何
也

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李牧擊破秦軍南

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

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

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

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

其將顏聚遂滅趙按此傳敘趙之存亡係相如頤牧之去留死生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

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終索隱述贊曰清廟稟氣熊能各竭誠義逆為雌雄和璧聘返電池好通有荆知恨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類牧之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田單音丹者齊諸田疏屬也濬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

使樂毅伐破齊齊濬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

單走安平徐廣曰古紀之壽邑齊改為安平秦改為東字令其宗人盡

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索隱曰斷其軸恐長相撈也以鐵累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

齊人走爭塗以韉音折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

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

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濬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

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

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

門如霖曰以
不見久字
起久字口當
牙是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按此傳言二繼反
言二繼反
單將皆全
是以奇勝
人
極賦曰田單
使人食必祭
以致鳥驚又
設為神師皆
近見哉元益
于事子先水
疑以留人心
腹中則復見
火牛能文足
以駭動取一
時之勝其
本意也
子田曰田單
將兵起自卒
伍故必為計
以日神與陳
以日神與陳
同

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

黃震曰：田單
守即墨使妻
妾編子行伍
間者子同教
平原君之故
智也

董份曰：田單
即墨之戰固
奇太史公叙
其事亦善狀
如親見火牛
融燕軍而披
靡者
閉如霖曰：火
牛計固奇然
以齊人之怒

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家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鋪，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

燕師之懈故以取勝耳太史公為得節次委曲

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光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素

隱曰：奇謂惟詐也。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

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

處女軟弱，敵不為備，後卷甲而趨，有如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嬖之家。

為人灌園，媿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

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

按此女勝鬼語出孫子九地篇與太史公兵謂先見於敵而後戰同音後論後中復綴子正所謂正正斷應者

太史公列傳七上節又若僅伯夷耳若王燭則以附見齊田單傳後卷數千百年之間又士忠臣獨喪至以耶太史公所徵舉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

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燭賢。劉熙曰：畫音獲。○正義曰：括地志云：戰里城在臨淄西北，又云：畫邑因畫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燭之故

已而使人謂燭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燭

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燭曰：忠臣不事二

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

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

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脰，齊亡大

夫聞之曰：王燭布衣也，義不北而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董份曰：觀此，王燭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推燭至矣。孰謂太史

公之退節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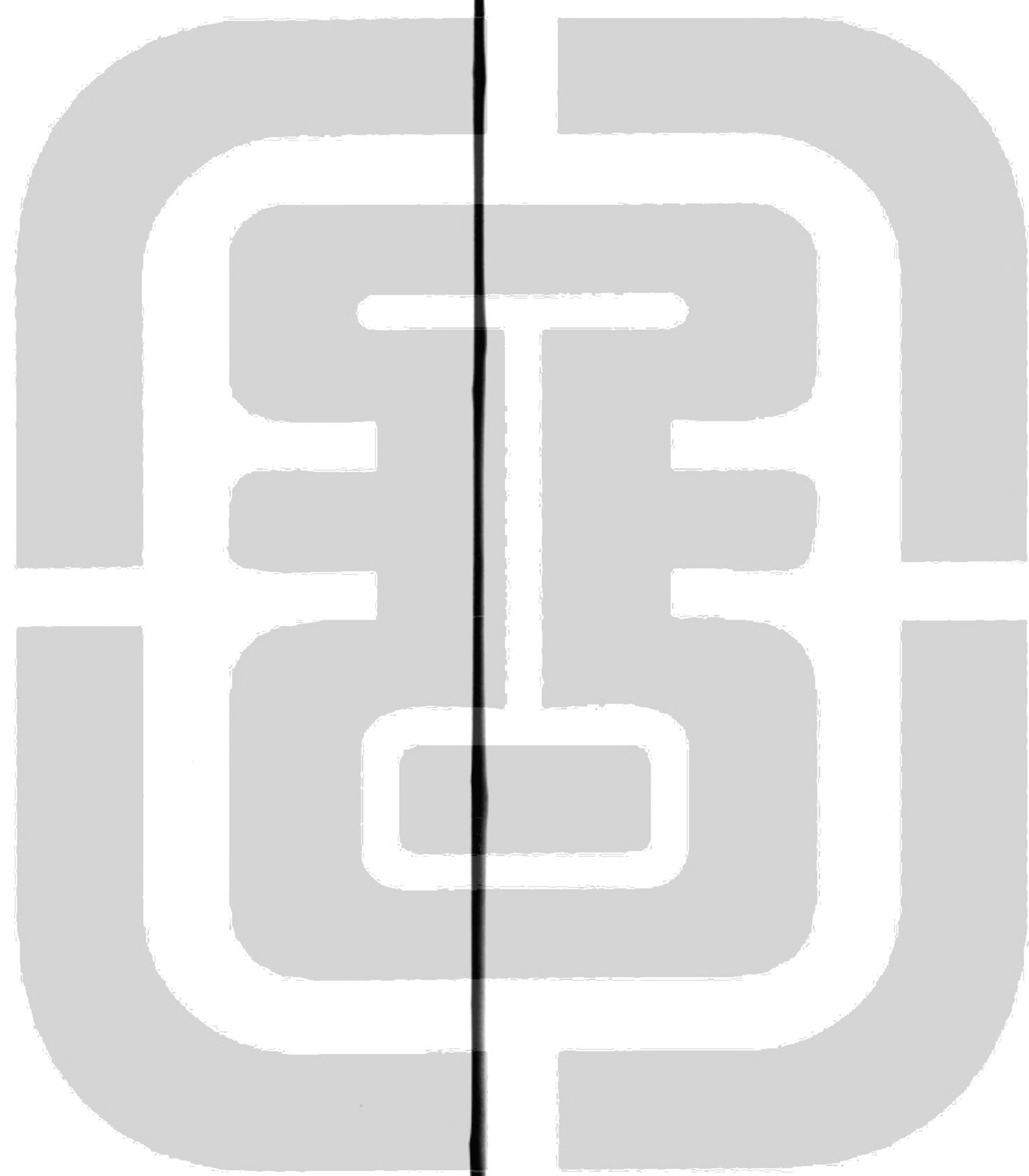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群島

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單于即墨
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
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
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
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評林



卷之四